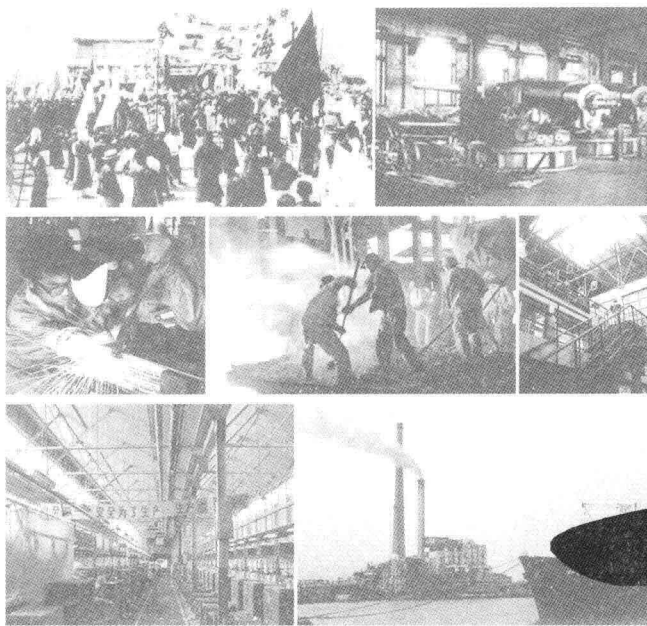


管新生 管燕草 著

# 天

管新生 管燕草 著



从当初的一个念想

渐渐成长为一个信念

《工人》创作历时十二载

透过几代人的爱恨情仇

书写中国工人的百年命运

再现这座早已融入我们血液的城市——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人/管新生,管燕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1188-2

I. ①工… II. ①管…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334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张利雄 江 蕾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工 人

管新生 管燕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3.25 插页 4 字数 921,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88-2/I·1085

定价 98.00 元

# 总目

|                    |       |     |
|--------------------|-------|-----|
| 序 .....            | 王纪人   | 1   |
| 自序 .....           |       | 1   |
| 第一卷 天之光(1906—1930) | 管燕草 / | 1   |
| 第二卷 地之光(1930—1949) | 管新生 / | 217 |
| 第三卷 人之光(1949—2011) | 管新生 / | 473 |
| 《工人》后记 .....       |       | 676 |
| 后记 .....           |       | 680 |

## 第一卷 天之光(1906—1930)

---

管燕草 著

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上海是一个充满了梦想、洋溢着无限活力、活跃着各种思潮的大都市。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本卷通过农村青年武家根来上海寻找亲生父亲的坎坷遭遇,讲述他进厂后,陆续结识了革命者、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民族资本家、帮会人物的曲折经历,在中西方文化交汇、鱼龙混杂的上海滩,逐渐觉醒、觉悟,成长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冲锋陷阵的工人阶级先锋分子。从小人物的视角展示了中共“一大”召开、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的上海历史大事件……

## 主要人物表

---

- 武家根 男。来自苏北农村,为寻父只身来到陌生的上海。从混混沌沌、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有觉悟、接受先进思想的革命者。
- 夏秋莲 女。美貌、温柔、善良。商务印书馆编辑,工人夜校老师。被武家根身上质朴的品质所吸引,与之相恋。
- 红 英 女。武家根亡妻红姑之义妹。泼辣,对人真诚,爱得炙热,但有时又蛮不讲理,没文化,典型的农村妇女。受红姑临终之托,答应嫁给武家根,抚养其子武伯平。是以眼中始终只有武家根这一个男人,视为自己的“天”,须臾离之不得。
- 李少杰 男。出生于苏北大家族,复旦大学文学社社长。热情、富有正义感。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是激进的大学生,多次领导学生运动。
- 张小海 男。活络、聪明。大江船舶机修厂工人。暗恋夏秋莲,为了爱情而去工人夜校学习文化,接受了革命的火种。后投奔北伐军。
- 王德宝 男。直爽、豪气、义字当先。码头工人。帮会成员。和武家根等人一起投身工人运动。
- 赵 火 男。工人运动领袖,中共党员。曾去苏联留学,专攻军事、情报训练等,为武家根等人的军事教官。
- 何 华 男。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党员。后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多次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欲借帮会的力量,为革命所用,不料,最后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帮会头领屠老大所刺杀。
- 夏 添 男。夏秋莲之父,大学教授。
- 方心雨 女。激进的大学生,因反抗包办婚姻而逃婚。在学生运动中,与李少杰结识相爱,后与其一起组织学生运动。
- 刘丽丽 女。刘一甫之女,敢爱敢恨。在工人运动中,逐渐看清了父亲的两面性,与之决裂。
- 金师傅 男。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武家根师傅。
- 刘一甫 男。上海民族资本家。资本家与生俱来的两面性,决定了人物的行动线,哪怕与海归女儿闹翻也在所不惜。
- 屠老大 男。青帮头领。
- 阿乌头 男。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 目 录

## 第一卷 天之光(1906—1930)

- 楔 子 夜半枪声到刺客 / 5
- 第一章 从苏北小镇走进了上海的工人夜校 / 8
- 第二章 要命的福寿膏 / 20
- 第三章 一不小心成了网中的那只“鳖” / 31
- 第四章 结拜了,就是兄弟 / 40
- 第五章 江上舟自横,秘密集训 / 51
- 第六章 英雄无泪,犹怜佳人 / 62
- 第七章 幸福的兰花手帕 / 75
- 第八章 行动取消,偶遇小混混 / 87
- 第九章 关山门徒弟 / 97
- 第十章 她,来了 / 106
- 第十一章 外头罢工,里头革命 / 125
- 第十二章 醋是酸的,女人心思 / 138
- 第十三章 “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 / 147
- 第十四章 洞房花烛夜,阴错阳差时 / 157
- 第十五章 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 168
- 第十六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 178
- 第十七章 请记住一定要幸福 / 192
- 第十八章 烟消了,云也散了…… / 200
- 第十九章 一望无垠的生活 / 212



## 楔 子 夜半枪声到刺客

---

夜已深沉。

朔风猎猎，从家家户户的屋脊檐角掠过，卷动了路边的几树枯枝几旋残叶。

京城北京沉入了漫漫梦乡。

街上，偶有北上的驼队从皇城根下经过，几声颤悠悠的驼铃搅碎了一地昏黄的月色。

在那被远处灯影渐渐拉成了长长一列的驼影中，蓦地闪过了一个黑衣人的矫健身形，只几个起落，便隐入了浓墨一般的夜色中，不见了踪影。

铁亲王的王府却是别一番景象。

到处是张灯结彩，到处是披红挂绿，到处是喜气洋洋。

铁亲王今夜迎娶他的第十三位小妾，岂能不大事张扬，大张旗鼓，大宴宾客？

此刻，喜宴已尽，宾客已散，铁亲王已酩酊大醉。一左一右两名侍卫架扶着肥硕的铁亲王往新房中踉跄走去。

近了，更近了，新房门前高悬的大红喜字灯笼已近在咫尺，摇曳的龙凤喜烛已隐约可见。就在那灯花烛影下，头上笼着红盖巾的冰肌玉骨的美人儿正顾盼生姿倚枕而待。

一念及此，铁亲王似乎连酒也醒了几分，双臂一振，甩脱了侍卫的搀扶，径自向着新房跌跌撞撞而去。

方才一步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台阶，眼前陡然一花，却见那门廊后面转出了一个蒙面的黑衣人！

他的手中居然握着一把西洋手枪，那黑洞洞的枪口正准准地对着自己的前额！

饶是铁亲王曾经鏖战沙场，当下三魂七魄里早已走了五魄，朦胧的酒意顿化作一身冷汗沁出！

铁亲王毕竟虎威尚存，怒叱一声，大胆！你是什么人！

不料黑衣人毫无惧色，冷冷哂笑，铁王爷，请你听清楚了，我是革命党北方暗杀团！

便就在这两句对话里，那两名侍卫已经赶了上来，各自从袖笼中抽出了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剑，直向黑衣人分头扑到！

黑衣人手中的枪向铁亲王的额头点了点，说，铁王爷，命令他们退后！

人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铁亲王打了个手势，那两名侍卫只得退后了几步，但犹自在一边虎视眈眈。

铁亲王忽然发出了一阵冷笑，说，据说革命党暗杀大清王朝的皇亲贵族胆大包天，阁下却为何这般胆小如鼠，连个脸面也不要，竟以一方黑巾遮颜？

铁亲王心里明镜似地雪亮，只要这黑衣人胆敢揭去黑巾，将他的真面目暴露于天下，即便自己万一被害，那么这小子也休想躲得过大清国的天罗地网！因为，自己的这两名侍卫都有一过人的专长：过目不忘。同时，他已觑破这黑衣人的年龄，左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未必能经受得住自己的这一“激将法”。

果不其然，这黑衣人顿时一把揭去了蒙在脸上的黑布巾，原来竟然是一络腮胡汉子。但见他怒形于色，说，也罢，就让你见见老子的真面目罢！反正，有人让我带信来邀铁王爷赴宴了！

铁亲王一愣，说，谁？

络腮胡长声大笑，说，他的名字叫阎罗王！请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铁亲王当即恍然，明白自己今夜终究难逃一劫，当下一声虎吼爆起，居然不要命地向络腮胡飞身扑来！

枪声响了。

“噹！噹！噹！”三枪。

一颗子弹准确地钉入了铁亲王的眉心，另外两颗子弹分别击中了两名侍卫的胸口！

枪声惊起了栖息在老树枯藤上的数点寒鸦，霎时一掠冲天，丢下了几声黑头黑脑的聒噪，“扑簌簌”直飞入暗夜的漆黑中去了。

就在铁王府内响起一片“抓刺客”的喊声和锣声之时，络腮胡竟然施展“壁虎功”，须臾便攀上了屋顶，一闪，便飞快地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半个时辰之后，这“络腮胡”早已易容改扮成了一介文弱书生，缓步走进了“悦来客栈”。起风了。

“悦来客栈”的大红灯笼在西风中轻轻摇曳。

天色渐渐放亮。

突然，远处随风送来了一阵不紧不缓的马蹄声。

片刻之后，一辆马车停在了“悦来客栈”的门口。接着，“络腮胡”出现了，他的手臂紧紧挽着一个披着雪青色棉斗篷的年轻女人细细柔柔的腰肢，这是一个有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貌的女人，而女人的怀中则紧紧抱着一个用大红丝绒风衣包裹着的襁褓中的婴孩。

他们的脚步走得很慢，似是怕惊醒了婴孩，又似是怕唐突了佳人，“络腮胡”与先前一脸杀气怒发冲冠的“杀手”已是判若两人，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身畔的女人，缓缓来到马车跟前，凝眸相视一笑，双双踩上了马车的踏板。

一声清脆的鞭响，击碎了点点晨曦，一瞬时但见马蹄翻飞，轻叩青石板路，渐行渐远。

马车在经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口之时，他们见到了贴满城墙的画有“络腮胡”肖像的大清国通缉令。

两排杀气腾腾的兵卒荷枪而立。

肯定,那两个铁亲王的侍卫并没有很轻易地死去。

而此刻端坐于马车中的“络腮胡”汉子,脸颊上早已失去了那一脸威风凛凛的络腮胡。

当荷枪实弹的兵卒掀动了马车车帘,看到了一幅少妇拥着怀中婴孩沉沉睡去的母婴图,而她的丈夫则蜷缩在马车的一角,一脸傻相地呼呼大睡,连唾液流满了下巴都不知晓。

兵卒挥了挥手,放行了。

他们要抓的是一个单身汉子,杀死铁王爷的可怕刺客,而不是一家三口。

一声鞭响,马车出城了。

两个月后。

苏北广袤的原野上,来了一个满脸沧桑的汉子,他的背上背负着一个婴孩——那是一个可爱的女婴。只是,此刻包裹着女婴的那袭大红丝绒风衣已然显得破旧不堪,似乎在无言地述说着亡命生涯的一路风险和失散女主人的惊心动魄。

这汉子站下了脚步,向前方眺望着。陡然,他的眼中闪出了几点光彩,因为他看见了前方不远的地方是一处繁华的集镇。

他大步向着镇上走去。后来,他才知道此处唤作水闸镇。

镇首路畔的一家铁匠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久久地驻足在门外,听着铺子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和不时闪现出屋外的阵阵红光。

铁匠铺的门“咿呀”开了,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汉子走了出来,一见到他,似乎愣了一愣,竟自默默地凝视着他,一时没有走开。

“呜哇”一声,他背上的女婴忽然啼哭了起来。

屋内又走出一个年轻的女人,看了他一眼,说,这孩子饿了。

说着,径自走到了屋内,不多时,便端了一碗米汤出来,从“络腮胡”手中接过了婴孩,抱在了怀里,凝望着婴孩,笑着说,宝宝乖,喝米汤了。

铁匠铺走出的汉子终于开口了,说,进屋坐吧。

“络腮胡”跟随在这汉子的身后走了进去。只是,警觉的目光敏锐地一闪,早已看清了屋外门楣上铭有一方铁牌,上书四个大字:武氏铁坊。

五年之后。

10月10日。

武昌城里忽然爆起了一声历史的枪响,飞快地点燃了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烽火,呈燎原之势席卷了全国,吞噬了自公元1644年入关的大清王朝,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轰然倒塌,时代的脚步势不可挡地迈进了民国。

据说,冲锋在武昌起义队伍最前列狂呼“杀贼”的两位壮士,便是当年的“络腮胡”和那铁匠铺汉子。

是年公元1911,以干支计为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 第一章 从苏北小镇走进了上海的工人夜校

---

### 1

武家根是跟随着众多工友的步伐走出这间屋子的。

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幽暗的房间，坐落在弄堂最深处的拐角，很是隐蔽。这里现在成了工人夜校临时上课的地方，很多工友一下班便来到这里。武家根原本是不打算跑来上什么工人夜校的，在码头上扛一天的大包本来就够累的了，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完全是因为跟他住在同一个阁楼的朋友：张小海，他是被生拽硬拉来的，今晚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听课。

武家根小时候在苏北老家读过几年私塾。武家几代都是手艺人，在水闸镇上经营着一片祖传下来的铁匠铺子，兴许就是凭着打铁的营生，家人才能勉强让武家根走进私塾先生的学堂。在他的脑海中尽是爷爷赤裸着上身打铁的画面，那被炉火映得通红的胸膛，不时顺着脸颊淌下的汗珠，偶尔滴在滚烫的生铁上，发出“嗤嗤嗤”的声响，而爷爷紧握铁锤的手是那样有力、厚实，手上的茧子一层层的，像一座座盘起来的小山丘。小时候，武家根最害怕爷爷伸手来拉住他的小手，那样会很疼。在他的印象中，爷爷、奶奶、母亲都是清晰的，唯独父亲，留给他的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他一直很努力地把那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记忆的最深处，似乎害怕有一天会被自己弄丢。然而，父亲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模样，甚至长相，对武家根来说是一片空白。母亲自他记事起便告诉他，父亲在他四岁那年去世了，而且母亲很忌讳谈及父亲，幼年时一次他无意地说起，竟惹得母亲躲进屋子偷偷地哭泣起来，从那时起他便知道“父亲”这两个字对母亲而言意味着的是悲伤和痛苦。若不是因为几个月前的一次突发事件，武家根至今仍然在苏北的那片铁匠铺里安分守己地打着铁，又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上海来呢？那时，传言突然从做生意回乡的镇民嘴里逸了出来，说是在上海的马路上看到了武家根的父亲，一夜之间蓦地传遍了小小的水闸镇，传遍了乡里乡亲们的心头，更打破了武家的平静，激起了武家人内心的涟漪。很快，它成为邻居茶余饭后偷偷谈论的话题，他们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有意无意地打量着武家人。武家根有很多次欲开口询问母亲，死去的父亲怎么会突然复活了？而且是在一个被唤作“上海”的陌生地方。但每次话到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地吞咽了下去，这样的局面足足维持了有半个月之久。直到那个黄昏，武家根至今都记得，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昏，奶奶毫无先兆地将武家根拉到了身边，打量了他许久才开了腔，她说，阿根，去趟上海吧，把你爹给找回来。

武家根的嘴吃惊地张成了鸭蛋状，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奶奶，他在一瞬间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他回转过头看了看不远处正坐在床边的母亲，母亲此时正在轻拍着他的儿子武伯平小小的身子，她宛如什么也没有听见一般，很是专心地哄着孩子入睡。

奶奶又补充着说了一句，你爹并没有死，当年跟了一个外乡人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武家根注意到母亲拍打武伯平的手足足在空中停顿了好一会儿。武家根想了想，依然没有回过神。外乡人？究竟是怎样的外乡人呢？难道……是女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都知道的事情却唯独要隐瞒他一个人？而且还隐瞒了这么多年！

他喃喃地开口叫了一声，妈？

半晌，母亲用一声低沉的叹息作了回答。

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的爷爷咳嗽着从板凳上站起了身，一边捶着腰，一边朝着里屋走去。

武家根看着母亲的侧影，一时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他又唤了一声，妈……

母亲依然没有抬头，只听她说，你明天一早就走，船票给你买好了。

武家根正欲开口问有关父亲的事情，母亲又一次说话了，当年，他跟着一个革命党走了，这事，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死，不好说，镇上也没别人知道，只知道他是跟着外乡人去做生意了……

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去睡吧，不早了。

武家根站在原地没有动，母亲的话在他的耳边低低地回旋着，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父亲还活着，当年居然是为一个闹革命的外乡人抛下了母亲，抛下了幼小的他，抛下了爷爷奶奶，抛下了镇上的这个家。现在想来，家人对他守口如瓶并非毫无道理，若是不将真相隐瞒，幼年的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交好的朋友。即便是现在，“革命党”平素对他而言只是偶尔听乡里乡亲提到过，离得很遥远，他是在铁匠铺里长大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来就没弄明白过。

就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奶奶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别想了，睡去吧。若真是有缘做父子，便能找见，找见了，就让他回来看看他爹他娘，我们都这岁数了，也没几年活头了，他的心真那么狠啊……

奶奶一边叹着气，一边朝里屋走去。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可是落在武家根心里却好像大铁锤打在生铁上一般，他的眼睛竟感觉到微微有些湿润了。

武家根也走向了里屋。他知道奶奶和母亲都是坚毅固执的人，所以他从小就特别听话，从不敢违背她们的意愿，既然一家人都让他去上海，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了。

第二天，天还不曾亮，母亲便叫醒了他。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母亲那红肿的充满血丝的眼，他猜想她一定是彻夜未眠了，而且还哭过。果然，她在一旁拿出包袱，说是已经为他收拾好了，里面有几双新纳的鞋，还有做好的干粮。听着她的话，武家根在心里责怪自己过于粗心，前几日他便看到她在灯下纳鞋底，原来早就开始为他准备着了。

早春的季节，苏北还是有些寒冷，母亲从灶间端来一碗刚下的热腾腾的阳春面，说让他吃

了,不然空着肚子出门会更冷。

他呼呼地吃起了面。母亲下的面总是那么好吃,有一种他从小就习惯了的味道在里面,吃到一半,他发现面下还卧着一个荷包蛋,他抬头看了一眼母亲。

母亲说,吃吧,趁热。

他用筷子夹起荷包蛋,一口咬了下去——荷包蛋最外面的一圈被油煎得脆脆的,蛋黄很嫩,流入了他的舌尖,香极了。他知道这一定就是家里那只花母鸡在夜里下的蛋,那鸡每天下一只蛋,运气好的时候,也会下两只,平时母亲总是不舍得吃,等攒到二三十只的时候拿到镇上去换东西回来。他吃得很快,呼啦啦地就喝干了碗里最后一滴面汤,抬手用衣袖抹了抹嘴,然后背起了包袱,说了一句,走了,便朝着家门外走去。

母亲跟在他的身后走出了家门,叮嘱他早去早回,找不见就算了,反正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另外她特地关照他包袱内有一幅父亲年轻时候的小像,那是当年请镇子上的画师为其画的,尽管可能已经不像了,可这是能找见父亲唯一的凭证。

武家根点了点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才两岁出头的儿子武伯平。妻子红姑生下儿子的当日便大出血死了,使他愈发地怜爱儿子,幸好红姑的好妹子红英一直相帮母亲照顾伯平,当然这和亡妻的遗愿有关系,红姑临终前曾拉着武家根的手,希望在她死后他能娶了红英,他当日只能答应,可也不知怎地,他对结婚总是提不起劲头来,也许他一时还忘不了亡妻,也许是他从来就将红英当作亲妹子看待,总之婚事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说到红英其实是武家的养女,与妻子红姑并非是嫡亲姐妹,但他们一直以姐妹相称,因为从小两人一起在武家长大,感情自然很好,不仅如此,她们与武家根的关系也非常好,他一直将她们当作亲妹妹看。当然,红姑稍稍有些不同,从小母亲就告诉他,他们是他们家的童养媳,等长大了就是他的媳妇。

武家根不让母亲再送了,母亲站住后,最后对武家根说了句话,她说,阿根,我知道你放不下伯平,有我和红英在,你不用记挂……你能找到你爹,自然好,但若找不见,也未尝就不好,一切由天定吧。至于你和红英的事情,别再拖了,姑娘家等不起,等你回来后就办了吧。

武家根点头答应着,向母亲挥着手道别,说,我都记下了,妈,你回吧。

武家根就这样走了,没有再回头,怕面对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他就这样离开了水闸镇。幸好家人没有将他走的事情告诉红英,也许是怕依着她的性子定会闹着缠着跟着一起去上海吧。

喂,我说,你在想什么呢? 耳边陡然响起的话语声打断了武家根飘浮的思绪。武家根回转头,将目光茫然地投向了身边的张小海,只听张小海又神秘兮兮地问道,是不是觉得今晚没白来?

武家根这才恍然,他发出了“哦”的一声,说了句:课是上得不错……

张小海急忙打断了武家根的话,说,什么叫“不错”哪? 分明是上得太好了! 她那眼神,那手势……好看,就是好看! 就连名字都很好听——夏秋莲,秋莲……

夏——秋——莲,武家根清晰地记得今晚给工友们上课的这名女子已经是他第二次见着

了,这是张小海并不知晓的,武家根觉得即便是夏秋莲也不会注意到坐在下面听她讲课的他,他是那样的卑微和不起眼。

不过能认识她完全是因为另一个人,那人的名字叫作李少杰。武家根是在水闸镇驶往上海的船上认识他的,虽然那艘小船上远不止李少杰一个人,但武家根唯独跟他认识,并成为了朋友。李少杰是在船儿解缆离岸的那一刻跳上来的,自打看到他的第一眼起,武家根就知道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和长期呆在镇子上的人不同。

果然,不久就证实了武家根的想法。船在江面上驶出一段距离之后,武家根远远地看到岸上奔跑来一大群人,他们身穿着家仆的衣服,双手对着船拼命地挥舞着,嘴里不知道在叫嚷着什么,但急促的情绪透过叫嚷声却清晰地传来,武家根一看这模样就知道他们在招呼船家往岸边靠过去。

李少杰一见着,便神情慌张地跑向船老大,武家根看到李少杰凑近船老大的耳边嘀嘀咕咕地说了些话,并悄然地转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入了船老大的手中,于是船老大比才才更卖力地摇动起船橹来,很快便将岸上追来的那些人给甩得远远的。

后来,坐在船上的那几日,武家根和李少杰熟知后,李少杰才偷偷告诉他,前两天的家仆是来追赶他的,为的是把他捉回家去成亲。当时武家根的眼睛瞪圆了,他愣了好一会儿,终于从他的脑海中蹦出两个字:逃婚!这是一件何其严重的事情呵,可是,在李少杰的脸上他却看到了不以为然的表情,好像他说的是一件与他并无关联的旁人的故事。从他的话语中,武家根得知李少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念书,父亲用一纸“病重,速回”的电报诓他回了家。到家后,他见父亲竟然是生龙活虎地站在他的面前,这才注意到宅子中一片张灯结彩的喜庆气象。在他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家人已经将他关入了屋内,逼他两日后成婚。他当然不同意,他连对方姓甚名谁都没搞清楚,怎么就能答应?好不容易熬过了夜里,一清早趁着家人还在熟睡,便翻墙逃离了。再后来,武家根知道了李少杰原来是镇子上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李家的三少爷。武家根觉得婚姻从来便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事情,逃婚可称得上是大逆不道辱没祖宗的,但李少杰却不那么认为,他觉得婚姻大事该自己说了算,绝不和未曾打过照面没有丝毫感情的女人结婚。武家根听着他的话,呆呆地看着他,他说的那一番自己闻所未闻的话,让武家根觉得读过洋学堂的人到底是不同的,他不由得想象着不久之后将要抵达的名叫上海的那个地方,那究竟是一个啥样的地方?而他的父亲真的会在那里吗?如果有一天真的找见了,自己该对他说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他曾无数次地反复问自己,父亲对他而言,只是被好生藏匿在内心的一个模糊的身影罢了。

临到下船的时候,李少杰说有个好朋友会来码头接他,那个他嘴里的“好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夏秋莲。见到她的第一眼,武家根便被她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吸引了,她并非是那类美得令人移不开目光的女孩,但她浑身上下却散发着一一种特有的味道。后来,武家根想了很久,终于在他掌握的并不厚实的字典语汇中找到了一个较为妥帖的字眼——气质。对,夏秋莲是那种很有些气质的女孩。那天在码头上,她站在早春那温暖的阳光里,身穿一件呢质的浅天蓝连衣裙,显得很干净朴素,把她高挑苗条的身材衬托得很好,当时她的脸上浮现着比阳光

更暖和的笑容，披肩的长发在微风的吹拂下轻柔地飘舞着。武家根在见着夏秋莲之后忽然明白李少杰逃婚的原因了——他猜想多半跟她有些关联。

李少杰关心地询问武家根在上海可有落脚之处？若是没有，就跟他一起去复旦大学，到时候住处由他来想办法。武家根虽然在上海没有熟人，但毕竟与李少杰只是萍水相逢，没好意思跟他说实话，便借口推说是来上海找熟人的，便匆匆离去。武家根现在想来，也许对于当日匆忙的见面，夏秋莲早已不记得了，自然也记不得他了。

这样想着的武家根不知不觉地又一次从嘴里缓缓地念出三个字：夏秋莲……

正是他这无意的念叨，引来了身旁的张小海“扑哧”一声笑出了声。

武家根茫然地看了看他。

张小海将脑袋凑近武家根，压低嗓音问道，兄弟，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是不是……

张小海忽然不说话了，他嬉皮笑脸地看着武家根。

武家根不解地问道，是不是什么？你什么意思？

张小海发出了“呵呵”两记笑声，继续说道，你可别告诉我，你对那个夏秋莲老师连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武家根先是一愣，随即领会了张小海的意思，他急急地说道，你瞎说啥话呢？

张小海没有想到武家根会突然提高嗓门，他连忙推了武家根一把，打量了一下走在身边的工友，低声说道，你嚷什么？小些声。

武家根“哦”了一声，说道，小海，这事可不能随便开玩笑，人家夏，夏老师跟咱们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是比我们多了条胳膊，还是多了双脚？难不成是多了眼睛和鼻子？张小海一脸不买账，一副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架势。

两人说着这些的时候，已经走出了屋子，走在了窄窄长长的弄堂里。

武家根想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人家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人家是夜校的老师，有文化，而我们……

武家根低低地在心中叹息了一声，继续说道，而我们，只是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不一样……

张小海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并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重重的“哼”的声音，而后说道，扛大包怎么了？你没听夏老师今晚上课跟我们说的话吗？她说，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有富贵贫贱。她在课上说的最教人激动的一句话就是：“工”和“人”两个字合在一起，便是一个“天”字，我们工人是天啊！家根，你听了难道一点都不激动吗？

武家根看着张小海因大声说话而微微泛红的脸庞，尽管在夜色的笼罩下，看得不是十分真切，但透过微弱的光，武家根依然能看见。武家根显然没有张小海那般的兴奋，他望了一眼黑乎乎的弄堂，淡淡地说道，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才能被视作“天”啊，咱们一个小老百姓，怎么可能是“天”呢？如果真的是“天”，为啥我们每天在码头上总有扛不完的大包？为啥我们拿到的工钱还比不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只管监督我们卖苦力的工头呢？

这……张小海一时之间回答不上武家根的问题，他觉得以后得找机会在夜校的课堂上问

问夏老师,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夏老师今天不是也说了吗,终有一天这个世道会改变,但这改变得靠我们每一个工人!家根,难道你不相信?

武家根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走出窄长的弄堂,便是马路了。虽然这不是一条大马路,一旁亮着路灯,不是很明亮,可借助灯光已足以看清路上的行人和偶尔经过身边的黄包车。这些在数月前,武家根初到上海时,是无法想象的,从未走出过水闸镇的他没有想到在坐了几日的船之后,竟然会见到这样一个繁华的城市,这城市的霓虹一度炫目得让他睁不开眼睛,这城市中穿着开叉旗袍的女人一度惊诧地让他呼吸急促,这城市的西餐厅舞厅茶楼饭馆一度让他迷茫地不知身在中国还是异国他乡。

## 2

武家根已经将临行前母亲让他带上的父亲的小像印在了脑海之中。从码头干活回来,除了睡觉,他便到街上闲逛,闲逛的目的就是找寻画像上的那张脸。无奈的是,上海的人太多了,不仅有中国人,还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

这天,武家根跟往常一样,在街上闲逛着,不知身边谁大叫了一声:孙传芳的大刀队来了!随着这叫声落地,原先街上的井然有序忽然在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商小贩们手忙脚乱地收拾摊头,路人们忙不迭地抱头鼠窜,一旁的烟纸店老板搬出了门板,索性关门大吉了。只一小会儿的功夫,地上便是一片狼藉。武家根连忙闪进了一条弄堂,躲在一旁,偷偷打量着街上的动静。不多久他便看到一列军人手扛大刀气焰嚣张地走了过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来不及离开的路人只能站立躲避在一旁。武家根是来到上海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作“大刀队”的,第一次见识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幸好那时候张小海在他身旁,拉着他跑进了附近的店里,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家咖啡馆。张小海告诉他,大刀队平时野蛮得很,只要是他们看得不顺眼,觉得可疑的人,二话不说就抡起大刀把人家的脑袋一刀给砍下来,听得武家根害怕地“啧啧”吐着舌头。开始的时候,武家根还以为张小海是在危言耸听,后来遇到的次数多了,知道张小海说的一点不假,现实正是如此,老百姓只要一听说“大刀队来了”,脸色都会吓得发白。武家根在确定大刀队真的离去之后,才松了口气,缓步往弄堂外走去。此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武家根一回头,便看到一辆自行车朝着他骑过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听到一声叫唤响了起来:家根!

武家根一愣,随即将目光投向叫他的骑车人,顿时一张英俊而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他使劲地眨了眨眼,待确认之后高兴地叫出了声:李少杰!

李少杰一个刹车,自行车不偏不倚地停在武家根身旁,说道,我看着就像你,没想到还真是你小子!

武家根只是咧着嘴笑,没有想到自从那日与李少杰在码头分手之后,他还能记着自己,并从背后就把自己给认了出来。

李少杰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在这?干什么呢?